

【明慧网】【编者按：任鹏武，男，32岁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发电厂职工。他为人正派，工作勤劳，曾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。2001年2月16日，任鹏武在向世人散

大法弟子任鹏武的护法历程

这是一个伟大而又普通的法轮大法弟子，为维护宇宙真理，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在被迫害中，他所经历的一切，所表现出来的大善大忍之心，是伟大的法轮大法在他身上的真实体现。

“伟大的法、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。”《弟子的伟大》

发大法真象的传单时，被坏人告发被抓，在呼兰县公安局遭到了恶警的野蛮殴打和残酷折磨。短短4天，于2001年2月21日凌晨被残酷迫害致死。本文是根据任鹏武未写完的“我的护法历程”而整理。任鹏武的修炼故事在整个呼兰县已广为流传。】

第一次进京上访 2000年2月，厂里怕我去北京上访，将我监视居住。这期间，方方面面压力都上来了，厂领导的威胁、利诱；家庭的不理解、埋怨，不约而同地压向我。我以亲身经历向他们讲清真象，唤醒家人的良知，并用祥和的心态对待他们。当时我想任何外在的压力都动摇不了我为大法讨还公道的决心，在第七天我寻机逃了出来，顶着刺骨的风雪、脚踏单鞋穿过松花江，步行40多里地，直奔哈尔滨火车站，当我坐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时，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，我的心在呐喊：“师父！我来了！”到了北京后，去找中央信访办也没找到，我直奔天安门，警察听我说是大法弟子要上访，强行把我推上警车。把我拉到前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，被押回哈尔滨，非法拘留15天。

第二次进京证实大法 2000年11月11日我第二次去北京证实大法，向世人讲清真象。上午11点左右我来到天安门广场，面向纪念碑，一下子打开了我早已准备好的横幅——“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、还我师父清白”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大脑中一片空白。有两个人（一个警察和一个便衣）向我扑来，我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在相隔十几米处，又有两个女同修分别的打开了横幅，紧接着又有大法弟子打开了横幅，那种场面真是撼天震地、正义凛然，难以忘怀。警察慌了手脚，到处乱跑、乱抓、大打出手。我被推上警车，车上有十几名被抓的大法弟子。这次我又被抓进铁笼子，正值中午时分，笼子里已经关满了大法弟子。同修们在一起背论语、背《洪吟》、学大法、互相交流，警察多次进来干扰我们，都被我们的浩然正气震撼而退缩了，小小的地下室成了我们这100多名大法弟子集体正法的场所。

当晚9时左右，我和一些同修被送到密云看守所。警察给我们每个人编号、照相，我被编为10号。我和一位女同修被带到密云县公安局，警察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、从哪里来？”我和善地告诉他：“我不能说、因为那将给我所在的单位和你们的同行带来很多麻烦，这些你们比我还清楚。”但是警察还是逼问我，我说：我师父教我们要修成“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”，所以我得为别人着想、我为大法讨还公道，这没

有错！这时，他们原形毕露，大叫着让我站起来，回身拿起一个电棍说：“你想费电是不是？”我一直微笑着看着它，这时三个警察一起冲上来踢我的腿、一个拧胳膊、一个按脑袋、另一个连踢带打。不知打了多长时间，把他们累得气喘吁吁，我也没低头。我告诉他们：“我是大法弟子，卫护大法绝对没有罪！我做这些事都是堂堂正正的！你们随便打人，这是犯法行为！”那时我就想：“我是人间的护法神！神是不会向邪恶低头的！”我昂首挺胸坦然面对这一切。

就这样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钟左右，正与邪较量了5个小时，他们也打累了，就把我拖到小号。这里坐满了大法弟子。因为我们不配合邪恶，警察就伙同犯人对大法弟子疯狂地大打出手、残酷迫害。我们开始绝食，共同抵制邪恶的迫害。同修们在一起学法交流、找差距。警察每次提审都在不停的更换人，每次我都向他们洪法、讲真象。他们使用所谓“先礼后兵”的手段，一旦伪善被揭穿就大打出手。在监号里，因为我们不按照他们的规定——象犯人那样的坐姿。警察急了，打开监门跑到里面，对我身边的两名同修大打出手，监号内的大法弟子们齐声喊：“不许打人、打人犯法！”。这时警察让几个犯人拿来了牛皮带和警棍。他们一看好几个人都搬不动我们，警察就指使犯人毒打我们。皮带、警棍雨点般的向我们袭来。我们仍然打着坐结着印，大声背诵《洪吟》中的《无存》：“生无所求，死不留；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”我们洪亮的声音盖过了皮带、警棍打在我们身上的声音。打在我身上的一开始是用皮带，我只觉得胀胀的没有疼痛感。编号为4号的功夫被扒开后背的衣服，用皮带和警棍打；小胖子的额头被打出口子；甘肃的功夫被皮带打掉了头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打我用的皮带换上了警棍，事后听重庆的功夫说，因皮带打在我身上一块块的断掉才换上的警棍。我们心存善念，严肃地正视着打手们的眼睛，打着坐，没有一个功夫动摇！这时，打手们的手颤抖了！他们的语气突然变得缓和了，哀求我们给它们点面子……我们看到这几个打手，象看到了什么恐惧的场面，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。

接连几天，我一直绝食。警察就对我们拳打脚踢、强行灌食。我紧咬牙关，不配合它们灌食，犯人就用手顶住我的大腿两侧、拧我的胳膊，不知打了多久，最后，一个犯人说：“别打了，打死了就得加咱们刑。”有一次他们用了50多盆凉水从我的头顶往下浇，寒冬的凉水冻得我抖成了一团，身上起了一层小米粒似的东西，连成一

片。我咬牙挺着，心想：“师父啊！不知弟子是否还能挺得下去？”可是不一会儿，自来水突然停了。事后我心里很难过：“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师父说的，‘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！’呢？”后十天里，他们给我动了酷刑，把我按在大木板上，用带子把关节卡住、不让动、不让上厕所。因为我绝食，他们就给我强制灌食，大小便都排在了裤子里。我的嘴干渴得层层往下掉皮。他们对我说：“告诉你你叫什么名字，就给你水喝。”我摇摇头，没说话。据说，铐这样的“板镣”，一个常人4天下来就会瘫痪。恶警们铐了我10天后，想看看我怎么样了，把我从“板镣”上松了下来，因我一直心存正念，抵制邪恶，我顽强地站了起来，用手扶着墙走了一圈，炼了一遍“佛展千手法”。警察们服了输，连犯人们都背着警察给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就这样，警察在我身上弄不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，就把我给释放了。大法给我力量，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！

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还有3件事想说：

1. 真正邪恶的警察为数不多，有一些警察从他们的谈话中，可以看出他们在大法的感召下，对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行为有一定的理解，说话态度也比较和气。当我们指出警察打人犯法时，有的警察说：“也打人，但从未打过一个人，打的都是那些刑事犯。”并承认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

2. 一天中午，一个同修去水池洗一块擦地的布，忽然发现布上面清楚的印着“真、善、忍”（前面），布的背面印着“法轮大法好”。血迹布满了整个T恤衫、每条血痕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洞，就是用那种“狼牙棒”打人的痕迹！这是一件坏人迫害大法弟子铁证如山的罪证。我觉得在我们之前的大法弟子付出得太多、太多了！

3. 密云看守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，就暴死了三个警察。一次，一个同修被提审时从警察那里得知，密云看守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，就暴死了三个警察。岁数最大的50岁左右，小的30岁左右。其中这个30岁左右的警察刚被提升科长，就在我刚被抓到看守所的那天晚上，他就脑出血暴死了，听说他的脑子就象豆腐渣子一样。这几个暴死的恶警就是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凶手，才遭到这样的恶报！

补记：杀害任鹏武的凶手为了掩盖其罪恶行径，企图用捏造的事实造谣惑众，诬陷大法弟子任鹏武是死于心脏病，掩盖他们杀人害命的真象，企图逃避正义的谴责、法律的制裁。但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宇宙法理“真、善、忍”衡量着一切生命，等待它们的将是历史的淘汰，在无休止的偿还它们迫害大法所犯下的罪业中，在极其痛苦中被层层天尽！